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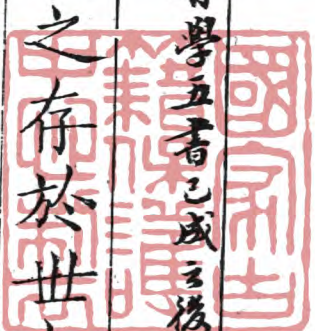


亭林文集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此書當在康熙五六年間音學五音已成之後未付刊之前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
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
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
往效之然猶曰舊為某今改為某則其本文猶在也
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
不復言其舊為某則古人之音亾而文亦亾此尤可
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
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
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



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爲盜夸楊慎改爲盜等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

爲剗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
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
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爲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騶而不知古
人讀騶爲邾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
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
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
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
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合不知古人讀
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栢梁臺詩上林令曰去狗逐
兔張置罟今本改爲罟置又改爲罟罟而不知古人
讀罟爲扶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楊雄後將軍趙克國

頌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
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
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
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
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驚
今本改驚爲鷺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驚爲韻
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浚懷悵
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
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敘
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醜在堂笙鏞在
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

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書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知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儿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薨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刳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廐騶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罌則古人讀罌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

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內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竝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灤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螯戶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侵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

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廻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鼈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樣部元有防字而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濛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閣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

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

唐韻正本字下

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

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

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

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

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

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

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

士衛包改為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

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

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

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

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

自定者為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

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

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

自嘉靖以前書之銀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

處注之曰疑今之銀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

之矣以其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

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

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
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
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
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
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
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
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
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
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
以來周顥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
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
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
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
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
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
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
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答子德書

康熙十八年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
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
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
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

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
遂於天空海濶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答子德書

此書疑亦是康熙二十八年作在子德乞養之前應徵之後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
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
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
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
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
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
掛朽人於筆古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潘次耕書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
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札來
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靡所底止小旻伊
于胡底誤作底注云十一齋而不知其爲五旨也五
經無底字皆是底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
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
耳今說文本底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
如砥孟子引之作砥以砥底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
本誤爲底字童而習之并詩之砥字亦讀爲邸矣商
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
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亾矣前介眉札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并欲鈔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次耕書

康熙十年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旣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浚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東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

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
日志之

與次耕書

康熙十七年

於天空海濶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
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
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
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
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
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
灌灌也

與次耕書

康熙十八年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
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竝
爲令兄取去令兄亾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
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
亾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
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老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
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
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
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
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
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

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
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
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與李中孚書

康熙十九年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
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
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已不求則不
達以此徘徊禾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
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
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卽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
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論

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
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
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
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
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
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
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蓋屋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
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

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蓋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畱先生也

答王山史書

康熙十九年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媵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况五十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啓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中道旣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

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亾也葬之域外此因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於常儀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沒身敬之不衰之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與王山史書

康熙十九年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柏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卽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與王仲復書

康熙十九年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歿無異以兄子爲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亾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爲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

自斬至總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爲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內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經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平無異將爲之表其節而報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錡幼而勿殤縣賁父卑而有誅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爲之免而布素既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則吾豈敢

復張又南書

康熙十九年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及今不剏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懷慰二載之濶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於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臯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逃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與三姪書

康熙十八年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
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饗殮
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
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
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緝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
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
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
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函
觀伊維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
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
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李霖瞻書

康熙二十六年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
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
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
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
安土之懷矣

與王虹友書

康熙二十九年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
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
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
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

衰隲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
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與周籀書書

此書在亦最暮年之作編於与王虹友書後殆在作於康熙
十九年也 先生於順治十四年北游各國是年適得二紀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
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
附風流電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
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
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
之不亾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
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
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况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

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
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
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
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
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
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埽除聞見并心學易

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攷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
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
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
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
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
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
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先生与人手札凡不入集者稱謂皆甚遷就所謂
一日之周旋也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
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
澤州得拙詩淡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
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
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
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
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
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
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

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九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醜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鈞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冢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况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鈍隨之敢以一二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闞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

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三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瑄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僞主而其疏屬尚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淺則不能見已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胷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與人書十八

此書在康熙十六年後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邪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邪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檄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義已譏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為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為之則艷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為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為安宅也吾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此書當在康至十八年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為袁本初強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

以為本初罪狀後之為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康至十八年

井井者葉封介石者耿介也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

十有四公可謂合禮

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頤顥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兩朱公熹倪公

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

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

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為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

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

此書作于康熙十七年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

此書在康熙十七年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淡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亭林文集卷之四

亭林文集卷之四終

